

火 焰

HUOYAN

金 安 福



火 焰

金安福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9 3/8 插页 2 字数172,000

一九七六年 四月第一版

一九七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72·579

每 册: 0.58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主要描写某油田炼油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围绕着改革一台旧锅炉而展开的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厂党常委、厂革委会副主任项瑞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小将，她在厂党委领导下，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而心怀不满并妄图复辟的走资派原厂长鲁旺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项瑞男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不断地揭露鲁旺达的阴谋，批评教育继续执行错误路线的厂党委副书记陶力扬，终于取得了这场反复辟斗争的胜利。

作者用生动的语言，洗练的笔触，激情满怀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了新生事物，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鲁旺达所代表的复辟势力，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从市里开来的早班公共汽车，沿着平展宽阔的柏油公路，已经驰进油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竖立着的行李卷上，身子偎依着车门旁的铁栏杆，两手不时地摆弄着装着花脸盆和牙具袋的奶黄色线网兜绳扣，眼睛笑模悠地凝视着窗外闪过的油田风光。

“姑娘，你是油田的吧？”

“嗯？啊。”姑娘完全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了，对邻座旅伴的问话只是含糊其词地应了一声。

旅伴扫了一眼姑娘脚下穿的那双傻头傻脑的翻毛大头皮鞋，微微地笑了，心里话：有意思……

初春三月的油田正是风光怡人的季节。此时，东方的天宇刚刚闪出麻麻亮，宁静的滨海大道被昨夜的一场阵雨冲刷得明镜如洗，犹如一条银色的绸带蜿蜒向天地接壤的远方伸展开去。海陆相连的百里碱滩上，井架林立，钻机隆隆。蔚蓝色的海面正涨春潮，奔腾不息的浪花欢乐地扑向拦海大堤。大道两旁一行行一丛丛耐碱、耐风、耐沙的刺槐，饱含着春天的晨露正在拔节吐叶。温柔清爽的海风吹拂着漫野丛生的碱蓬子和红荆苗儿，

泛起微微起伏的绿波……

姑娘内心的激情被这油田浓郁的春天气息触动了，她情不自禁地欠了欠身子，两手突然一张，又在胸前轻轻一合，莞尔一笑，自言自语地说：“啊！又回来了……”

她身边的旅伴见她对油田这般动情，笑笑说：“姑娘，我猜着了，你一定是这油田的主人。”

姑娘会心地笑了，反问道：“咋见得？”

“瞧你脚下的那双……”

“哈哈！”姑娘顿然爽朗大笑道，“真没想到，大头皮鞋竟成了石油工人的标志了……”

显然，这是个热情活泼的姑娘。她身材苗条而匀称，二十一、二岁的年纪，头戴一顶神气的绿军帽，帽下服服帖帖地压着两根短刷一样的羊角辫；上身穿着紧身素花棉袄，外罩一件绿军装，下身穿着蓝色的劳动布工作裤；脖领上系着一条淡红色的细纱巾，纱巾虽不大鲜艳，但火热的颜色衬着她那胖乎乎的圆脸和一对闪烁着青春光华的大眼，显得格外精神。

“姑娘，你瞧我这眼力……”

姑娘毫不掩饰自己，扬手指指车窗外公路两旁壮实挺拔的刺槐，说：“我和它们还是同乡哩。”

“噢，有意思。这些树是啥时栽的？”

“六四年我们从大庆挥师南下的时候带来的树苗。你看，六、七年的时间就成材了。”

“哦！这么说你是年轻的老石油了。”

姑娘的脸上微微绽出一层红晕，说：“爸爸妈妈都是解放初期的第一代石油工人。我刚懂事的时候，就随爸爸妈妈骑在骆驼上走遍了青海戈壁，那咱我就对钻井架发生兴趣啦！当我戴上红领巾的时候，又随爸爸妈妈来到北方大草甸子参加大庆石油会战。当我们从大庆又转战到这片碱滩，开发新油田的时候，我已经是油田半工半读学校的第一批工读生了。眼前的这些刺槐，就是会战初期，我们参加修筑这条滨海大道时亲手栽培的……要从这上论嘛，你说我是老石油也不玄啊。嘻嘻……”

“年轻的老石油同志，”善谈的旅伴神秘地笑笑，说，“据说，原来这里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沼泽碱滩？”

“铁是呢。当年我们在这儿安营扎寨的时候，当地渔家曾流传着一首歌谣，‘百里水洼芦花扬，野鸭天鹅老故乡，旱天蚂蚱遮天飞，涝了全成蛤蟆塘’……”姑娘说到这儿顿了顿又说，“眼前汽车走的这条柏油路，当年是一道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百里海堤。那咱我们乘车进来，汽车三步一哼哼，五步一嗤溜，车在路上乱摆头，人在车上滚煤球，真不如骑头老黄牛哩……”

“哈，真艰苦啊！”

“苦？”姑娘眉头一挑说，“干革命还能怕苦？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打石油翻身仗，在西北大戈壁上找油得会骑骆驼、斗流沙；在大庆草原会战得学会造干打垒、斗风雪；到这里来就得学会当水鸭子，斗洪水，

战海啸……。你说苦？这不假。可是那时，咱石油工人面对这碱滩苇荡说：‘油树开花红艳艳，百里沼泽油浪翻，黑色的金子捧在手啊，咱向毛主席把礼献……’你说，心里装着这样的远景和理想，还怕苦和困难吗？同志，穿大头皮鞋的人，走惯了创业的路，困难怕咱们哪！哈哈……”姑娘自豪地笑起来。

旅伴被姑娘火一般的话语和绘声绘色的描述感动了，他望了一会儿窗外，充满着激情喃喃地说：“是呀，这里的变化可真大啊！”

“同志，咱们石油工人有句格言：困难面前忘掉苦字，心中永远装个‘斗’字，对阶级敌人要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要油田大变！就是斗出来的。”姑娘豪迈地说，“你看，昔日那渺无人烟的碱滩、沼泽，经过几年的奋战就变成了百里油田啦。如今，油田工人当中又流传着一首新的歌谣：‘文化大革命春雷鸣，百里油田红彤彤，千条油龙似潮涌，会战遍地起歌声’……”姑娘兴奋地站起来，挥手向前一指，又说：“同志，你看前面：工厂一幢幢，新村一座座，设计院，研究院，职工医院，影剧院，邮电局，百货商场，中学小学数不完，环行路的交通车，大大小小的交通站就象朵朵花儿似的开遍了绿色的原野……同志，到了油田招待所，你得刮胡子呀。”

“刮胡子？”那位旅伴摸摸下巴说，“干嘛要刮胡子？”

姑娘抿嘴“扑嗤”一笑：“逛新城呀！”

一句话说得全车的乘客“哗——”一声捧腹大笑起来……

随着汽车的奔驰，眼前一座现代化炼油厂的壮丽轮廓渐渐扩大了，姑娘对着那高高的炼油塔群，成排成行密匝匝的油罐，纵横交错凌空飞架的管线，整齐宽大的厂房，更加神往起来。是的，这里正是她迎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锻炼成长起来的摇篮。于是，她仿佛即将投入母亲怀抱似地轻声而激动地说：“到了……”

汽车在离炼油厂不远的车站徐徐停住了。姑娘跳下车，理理行装，整整军帽。当她向探出窗外的旅伴挥手告别时，从车里同时飞出了声声亲切的祝愿：“年轻的老石油同志，再见……”

汽车又向前飞驰了，然而姑娘仍站在路口，凝望着油田的远方。她那对于油田斗争生活充满火热激情的心，还伴着她方才车上那段幸福的回忆跳动着，跳动着……

这时，旭日已经喷薄欲出，霞光透过淡淡的云层，放射出万缕金辉。姑娘踏着晨光，沿着展现在她眼前笔直的大道朝炼油厂走去。伴随着她那急促的脚步，从远方辽阔的原野上传来“隆隆”的钻机声，拖拉机“哒哒”的马达声，载重汽车“嘟嘟”的驰骋声……；从那隔路相望的新老油区的采油井房里，春风送来“丝丝”的油

流声和阵阵沁人心肺的油香……啊，金色的油田，你是这样的美！仿佛这里的一切一切都在热烈地叙述着：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油田，一春更比一春新啊……

兴奋和激动使她憧憬着革命的未来。当她一眼望见屹立在炼油塔群之中的那座耸入云天的蒸汽锅炉大烟囱，正迎着灿烂的朝阳徐徐冒着青烟的时候，心里情不自禁地呼唤道：“啊，跃进号！”

这台大锅炉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诞生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战斗岁月里，她和全厂广大革命群众，为了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走资派，企图通过破坏生产来压制革命的阴谋，顶妖风，战恶浪，大干苦干三个月，将这台被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厂长鲁旺达宣布报废的跃进炉，又重新修复了。每当她一想起这场激烈的斗争，心里就久久不能平静。

这姑娘叫项瑞男，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小将，现在是炼油厂新党委会的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一年前，她受工人阶级的委托，被推荐到市工业大学动力系举办的试验班学习，眼下毕业归来，重返战斗岗位。此时，她走在路上，恨不得一下子飞到跃进号炉前，和老战友，新伙伴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她满怀豪情跨进工厂的大门，门前立着一个高大的影壁，影壁上新画了一幅彩色宣传画。画面上是一个姑

娘站在高高的炼油塔上，一手扶着阀门的手轮，一手向大家热烈招手。塔下是工厂的近景和油田的远景，呈现一片沸腾跃进的气势。画幅下端写着金灿灿的大字口号：“以跃进的步伐跨入伟大的七十年代！”她细细端详着这幅画的构思和色调，断定：这准是小苏铃的新作。于是，她又仰头看看画面上那炼油姑娘的形象，憋不住“喷儿”地笑了：“鬼丫头，等我拧你的鼻子……”

拐过影壁，眼前便是宽广平展的厂区中央大道，大道两旁炼油装置崛起林立。办公大楼位于厂门迎面，楼前竖立着一排很有气势的革命大批判专栏。

瑞男大步朝办公大楼门口走着，正在二楼办公室里打电话的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陶力扬，透过玻璃窗一眼就瞧见了她。陶力扬撂下手上的话筒，“噌噌”几步跨到窗前，“嚓”推开窗户大声喊道：“瑞男——！”

瑞男闻声仰头一看：一张长满络腮胡髭的面孔探出窗来，正招手向她微笑。她兴奋地把手一扬：“老陶，你——好！”随着喊声便燕飞雀跃般地跑了过去。

瑞男刚跑到大批判专栏跟前，猛然看到专栏上贴满了五红六绿的喜报，便刹住了脚，两眼眨也不眨地把专栏上下左右全看了个遍。她发现，在专栏的上方还残露出一行被喜报覆盖去一半的锋利刚劲的大字来：

“要叫‘蜗牛’飞出壳，还得猛轰几重炮！”

下面，透过喜报的淡黄纸，还能依稀辨认出副题的字迹：“三论动力车间工人倡议改造跃进号锅炉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再往下，文章的内容就全然不见了。

“咦？这么尖锐的大字报，为啥让喜报覆盖上了呢？……”瑞男皱起眉头，陷入了沉思……

这时，从工厂大门口走来一个人。这人一见站在大批判专栏跟前的端男，心里“咯登”一下：“是她回来了？！……”他用手挫挫腋下夹着的文件包，收收神，这才慢慢走到姑娘的身后，热情地唤道：“这是瑞男吧？”

瑞男忽地转过身定睛一瞧：一张笑容可掬的胖脸闯入了眼帘。

“回来的正是时候呀。”这人谈吐自如地说，“自从跨入七十年代，整个油田战区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夺油抢气的大会战，咱们炼油厂也忙着大搞炼量翻番，热闹的很呐。老实说，自打厂党委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叫我上来抓生产，真是深受感动呀！可就是老脑筋一时还适应不了新形势，一遇到具体问题就大有拉不开栓之感。逢到这个节骨眼上，我常和老陶叨念你，盼着你这个德才兼备的新生力量早些回来坐坐大阵！这不，生产炼量突然猛增一倍，全厂蒸汽就显得严重不足了。跃进号嘛，也常出些毛病。无奈，老陶非叫我到部里跑一趟，求求援不可。我也是紧往回赶呐。真巧，今几个这日子……，看样子你也是刚到吧？”

说话这人是个矮胖子，五十开外的年纪，头戴一顶工人长舌帽，白净的四方脸上架一副赭色宽边近视镜，身穿一套油渍腌臢的工作服，《毛主席语录》揣在上衣胸前的小兜里，特意露在外头一条显眼的红边来。他就是新近走马上任的炼油厂生产组组长鲁旺达。

瑞男打量他一番后，笑笑说：“老鲁，你这身打扮真叫人一时难认哪。”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嘛，你们小将得到了锻炼，我也有了沉痛的教训啊。唉，再要穿那些呢子料子的，何谈去接近工人群众呢？”鲁旺达一手托着下巴，津津有味地说着，“尤其我这个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厂长，要不是让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冲击冲击，资反路线还不知执行到何年何月呢！好呀，这全是毛主席英明伟大，号召革命小将冲杀得好呀！看，”他说着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脑门儿，“使我这个老顽固，也焕发了革命青春啦，你说是吗？哈哈……”

鲁旺达谈得正来劲儿，陶力扬已急忙从楼上跑了下来。他一出大楼门口，立刻把两只胳膊一扬，大步流星地走到大批判专栏前，亮开粗憨的嗓门说：“啊哈！瑞男，老鲁！你们这两个干将都回来了。好！这回咱们非捋胳膊挽袖子大干它一场不可了。啊，哈哈！……”说着，笑着，他来到瑞男跟前，操起手握了握，又问：“怎么搞的，事先也不来个信？”

“那里也是个战场啊。如果不认真用无产阶级的思

想去占领那个旧教育制度盘踞多年的世袭领地，还着实要走回头路的。所以，我们工农兵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任务也够吃载的呀！”这时，陶力扬逗趣地说：“压力越大越革命。”

“对！革命需要我们走到哪儿，就战斗到哪儿。”瑞男说着，指指面前的大批判专栏，立时把话锋一转，说，“老陶，你看看，这个当年广大革命群众冲杀资反路线时建立起来的大批判阵地，现在成了啥样子啦？”

陶力扬的脑子最近只顾盘算着产量翻番这笔账，什么学习呀，批判呀，根本没挂上号。对瑞男的问话，他毫不在意地笑笑说：“唉——，瑞男呐，你这个革命小将，果真不减当年勇啊。你看，咱们一年不见面想得不可开交，这会儿刚见面就先将我一军，哈……”

鲁旺达不自然地在一旁讪讪一笑，说：“瑞男这姑娘真是浑身一团火，走到哪儿烧到哪儿。不知老陶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倒是觉着，在咱们这些老干部身边，有这么一个火辣辣的小将，倒是给新生的红色政权增添了不少朝气啊。”他借着扶帽檐的机会，暗自抹去脑门上的几滴冷汗珠，接着又说，“好吧，你们二位先唠扯，我先到车间里看看去。”

陶力扬挥手道：“唉，老鲁，部里这一趟成果如何？昨天我一直守着电话听你的回音，结果放了空，不想今早你就回来啦。”

鲁旺达眉开眼笑地拍拍腋下的文件包说：“总算如愿以偿啊，还是台新型号的呢！”

“太好了，太好了！”陶力扬说着，看看手表，“上午我还要参加一个会，回头再细谈。”

鲁旺达顺势向瑞男摆摆手，说声：“回见！”转身向厂里走去。

陶力扬乐滋滋地望着鲁旺达的背影，夸赞地说：“还是老马识途呀！他这个人就是有能力，办法多，遇事真解决问题。”说着，他伸手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扁平的金属烟盒握在手里，用拇指轻轻按一下锁钮，烟盒立即展开了，他随便抽出一支香烟，又将五指收拢，烟盒“咔嗒！”一声合上了，然后，把那支捏在手上的烟卷朝烟盒背面墩了墩，两眼眯笑着瞅瞅瑞男。瑞男瞧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不禁“嗤——”一笑，伸手麻利地把对方正墩着的烟卷夺过来，攥在自己手里，挥手指指马路对面立着的大牌子：“看！严禁烟火。”

陶力扬向瑞男指的方向一瞭眼：“哎呀，你看你看，我这脑子叫你这一炮将得又走弦了。”

瑞男两眼注视着陶力扬，心想：“老陶呀，你的脑子是有些走弦了……”此时，她又想起半个月前，她师傅马老山写给她的一封令人深思的长信。信中的大意是说，今年油田会战指挥部党委决定：为了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以跃进姿态跨入伟大的七十年代，必须大大加快油田建设步伐。并提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

纲，学大庆，促大干，定让原油产量翻一番”的战斗口号。动力车间的同志，经过反复讨论，大胆倡议：人不增一个，设备不增一台，在跃进号上大挖潜力，对它进行一次彻底改造，使发汽量猛增四倍，以满足全厂炼油生产翻番的需要。然而，个别领导同志却认为：这次会战任务重，时间紧，蒸汽动力又不足，想趁此机会，伸手向上级要一台新锅炉。在这节骨眼上，新上任的生产组长鲁旺达，急忙向陶力扬献上一计，主动要求到部里走一趟，想通过“后门”求援一台新锅炉……。瑞男想到这儿，对陶力扬说：“群众对鲁旺达出去跑炉子有意见，你知道吗？”

“唉，啥事能瞒得了我呢。人多嘴杂啊，我正想和你说说这些事。经过文化大革命，咱们是新人新马新班子，路线对头，工作开始走向正规，生产正在打开局面，事事还算如意啊！可就是有个别人总和领导拧不到一块去。”陶力扬说到这里，特意望望瑞男的神态，又低头长叹了一声，说，“象老山师傅，他本来是个很有群众威信的老工人，又是党多年培养出来的老车间主任，老支书，文化大革命后又被选入了新党委……”他说着不禁摇摇头，“算了吧，你乍回来，还是不提他为好啊！”

瑞男一楞，问道：“党委内部有不同意见不能捂，要开诚布公地把矛盾亮开才是呀。你就说吧，老山师傅他咋的啦？”

“他最近对老鲁的态度就极不正常，总踩着人家的脚后跟儿拆台呀！”

“好邪虎。为了啥？”

“还不是为了我和老鲁俩打算抢上一台新锅炉，准备把跃进号撤下来的事儿。最近半年，这台老炉子总是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用起来真叫人不放心哪！”

瑞男干脆地表示道：“工人群众不是倡议改造跃进号吗？我看这条路走起来宽着呢！这符合总路线精神，也是一场新的革命嘛。记得一年前我临上大学的时候，党委会曾经讨论过动力车间工人建议改造跃进号的事儿，大多数委员都表示支持，厂党委书记曲明同志非常重视工人的意见，因此，形成了决议。可是党委通过的决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贯彻下去，而又反复了呢？”

陶力扬一阵沉默，在大批判专栏前，慢慢踱起步来，稍沉了一会儿才说：“唉！不挑担子不知沉啊。瑞男，你应当站在领导的角度想想呀！这台跃进号的根底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它是五八年的老产品喽……”

瑞男不听则已，一听这话，心潮顿然涌起一阵狂涛。她用锋利的目光盯着陶力扬，脸色因为激动而渐渐涨红……。老陶自知这句话说走了嘴，淡淡一笑，说：

“算了吧，不要为跃进号的问题想得太多了。”

瑞男没言声，她拿着纸烟的那只手，渐渐捏成了一个硬梆梆的拳头，细碎的烟丝，顺着她的裤线随风向下飘落。顷刻，她把头一甩，把脸扭向大批判专栏，问陶

力扬：“是谁用喜报把这篇大字报糊死的？”

陶力扬不以为然地说：“庆祝革委会诞生两周年的那天，我到指挥部开会去了，是老鲁在厂里操办报捷的事儿。晚上我一进厂，老山师傅和工人群众就反映这件事。当时，我问过老鲁，他可没有你想的这么复杂，只是说：‘喜报更能增添新生红色政权的光彩嘛。’我一听，也有理呀！既然贴上了，也就那么着吧！嗨——，反正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嘛！”

瑞男有些忿然了，说道：“究竟是什么问题，要做具体分析。”

“瑞男，这次回来，我对你的希望很大呀！”陶力扬把话停了停，捋捋头上的分发，“你现在的地位不比以前啦，千万不能因为芝麻大的小事，挫伤了老鲁的积极性……。好吧，咱俩还是屋里谈去吧！就要上早班了，旁人听见会有影响……”说着他就来帮瑞男提行李，瑞男扬手拦住他：“我还要去找老山师傅谈谈。”接着瑞男又风趣地说，“看来，我的行李还得搬进当年的造反总部里咧。”她把身背的小行李向上耸耸，对老陶一扬手，“我去了。”

陶力扬拉住瑞男的行李绳，板起脸说：“我可有言在先，老山最近的情绪有些火爆，希望你不要被他传染了。要知道，当前生产任务如磨扇压手，厂党委书记曲明同志又被抽去负责新油区会战的政治工作。他一走，厂里这摊子全撂到我的肩上了。在这忙上加忙的火候，